



粉墨江湖

FENMO JIANGHU

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

学林出版社

○ 卞韵良 金艳霞 口述

○ 陆明 整理

○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欢会 主编

○ 卞韵良 金艳霞 口述

○ 陆明 整理

粉墨江湖

FENMO JIANGHU 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江湖: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 / 卞韵良,
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2.7

ISBN 978 - 7 - 5486 - 0367 - 2

I. ①粉… II. ①卞… ②金… ③陆… III. ①京剧—
戏剧史—华东地区 IV. ①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8532号



粉墨江湖: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

主 编——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作 者——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
责任编辑——解永健
特约编辑——陈家骥
装帧设计——许 岩
美术编辑——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16
印 张——7.5
字 数——18万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367 - 2 / J · 41
定 价——2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卞韵良与金艳霞



一段鲜为人知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杭嘉湖水路京班历史

目 录

序.....	004
--------	-----

■ 卞韵良口述

高祖卞三庆.....	007
初到嘉兴.....	014
金奎银奎分手.....	021
枪毙刘汉臣.....	024
父母的婚姻.....	029
父亲和梅兰芳、周信芳	032
嘉兴岳飞.....	039
父亲的搭班艺人.....	046
大伯小七斤的“红生戏”	054
我的母亲萧秀珍.....	058
抗战逃难.....	059
江湖凶险.....	067
初到枫泾.....	071
父亲的死.....	075
我的拜师学戏.....	081



搭班唱戏·····	088
我遇上了好角儿·····	097
艺名“小小八斤”·····	101
我的第一个女友·····	107
国民舞台·“乡下武生”·····	111
我和张翼鹏·····	114
戏班之间的“比拼”·····	122
我在票房教戏·····	127
我和艳鸣京剧团·····	132
我的姻缘·····	136

■ 金艳霞口述

祖籍南京·····	140
我的三位师父·····	144
全家迁居苏州·····	148
我的搭班唱戏·····	151
艺人之间·····	160
去天津献艺·····	165
我的寄父寄娘·····	171
我在苏州看梅兰芳的戏·····	173
我的婚姻·····	175

■ 卞韵良口述

从一起搭班到组班·····	180
新塍镇的开锣戏·····	188
对水路京班的评价·····	193
从“草台戏”走向正规剧场·····	199
在上海大世界演出·····	204
因“戏”交友·····	209
“文革”遭遇·····	217
我与“样板戏”·····	221
余话·····	225
后记·····	230



序

据文献记载，杭嘉湖地区的水路戏班早在清乾隆之前就出现了。他们以船为交通工具，长年来往于水乡城镇，或赶趁庙会，或应大户人家寿诞节庆之召，演出以昆曲为主，时称“水路班子”。同治、光绪年间，水路京班开始在杭嘉湖出现，鼎盛时有三十多个班子，卖戏献艺，酬神娱人，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晚清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嘉兴作为水路京班的演出中心长达百年，各色戏班，南北优伶，汇集于此，给京戏这一最早盛行于北方都市的国剧，打下了深刻的江南烙印。

数十年来，有不少文人学者对杭嘉湖水路京班予以满腔热情的关注。他们多方寻找当年的伶人，搜集从口碑到文字记载（戏单、传抄的脚本等）的资料，汇编成文。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由京剧名家李紫贵先生口述、蒋健兰整理的《忆江南》一书，以万余字的篇幅记叙了有关杭嘉湖水路京班的见闻，内容翔实，弥足珍贵。此外，刊登在《湖州文史》第六辑上的阮泉华先生所撰《杭嘉湖水路京班史话》，资料多从采访当年的艺人所得，对水路京班的形成时间、地点、班社的多少，以及知名的庙台和演出习俗等，都有详细生

动的介绍。从一九八五年起，嘉兴市文化局《戏曲志》编辑室编写的《戏曲志资料》，也有许多篇关于水路京班的文稿，颇具史料价值。

以上著作和史料文献，都可以备供戏曲艺术史参考。唯令人稍感不足的是，尚缺少水路京班艺人自传性质的记事。

卞韵良和金艳霞都出身于梨园世家，他们对父祖一辈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自己也在红氍毹上度过了大半生。尤其是卞韵良先生，他的大伯卞金奎（艺名小七斤）、父亲卞银奎（艺名小八斤）当年在嘉兴领掌卞家班数十年，是杭嘉湖著名的水路京班之一。卞韵良自己十二岁从艺（学做坐唱），翌年丧父，即以稚嫩的双肩扛起了唱戏养家糊口的重担，即使到了晚年，依旧对水路京班的江湖生涯充满深情，八十岁时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父亲当年在杭嘉湖的代表作《风波亭》脚本。金艳霞则六岁登台，十六岁唱红，工青衣、花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搭班唱戏，挂头牌花旦有十年之久，声名不止在杭嘉湖。陆明先生采用口述整理的方式，从卞韵良和金艳霞伉俪的身世、经历、个性乃至生活状态方面下笔，弥补了杭嘉湖水路京班史料的一个缺憾。

《粉墨江湖》一书成稿后，陆明嘱我作序推介，我欣然从命。因为这本书口述资料丰富，记录的文笔朴实、生动、可信，值得京剧史家、评论家和京剧爱好者们开卷一读。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王鸣霞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二〇一二年三月





高祖卞三庆

我今年八十岁，老伴金艳霞年长我十岁。我和艳霞都出身于京剧世家，在红氍毹上度过了大半生。如今年老了回忆往事，总括两句话：阅尽世态炎凉，尝遍甜酸苦辣。

先说说我这方面的事儿。我祖籍是江苏省泗阳县，听我父亲说，泗阳曾称“桃园县”。^[1]我的高祖名叫卞三庆，他是清朝嘉庆三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的，有三个“三”字，所以叫“三庆”。当时老家又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有“三庆班”，所以我的高祖父就取名卞三庆。高祖父是唱戏的，工男旦、花旦，扮相俊秀。桃园这地方地势低洼，属于黄泛冲积平原，经常发大水。大大小小的人家都有船，发大水时人都住到船上去，以船为家。我家有一条大船，这船的顶棚上可以作戏台，俗称“播船”，^[2]随船演出的戏班就叫“播船班”，

[1] 泗阳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南临洪泽湖，汉置县，元改桃园县，1914年复名泗阳县。

[2] 播船，在杭嘉湖水路京班老艺人的回忆资料中，都把这种船顶棚可以作戏台的大船称为“播船”，戏班亦随之称“播船班”。其实，播船应为“楼船”。

据王冠倬编著的《中国古船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北京版，第65—67页）记载，我国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楼船，是一种具有多层建筑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舰，因外观似楼，故名为楼船。汉以后，楼船发展成两个支系，一为军事用，一为非军用船，其中既有体现皇家威严的御舟，也有民间用船。（转下页）



（接上页）明季江南士大夫旅游风习极盛，达官贵人仿楼船样式制造游船，称“楼舫”，著名的当推明天启年间、富豪汪然明在杭州西湖打造的一艘楼船，雅名“不系园”，其《不系园记》云：

“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僮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题曰‘不系园’……”

船长“六丈二尺”，几近二十米；“广五之一”，船宽四五米。这么大一艘两层的楼船，可供数十人饮宴歌舞，成为当时西湖文人雅聚的绝佳场所（张则桐著《张岱探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56页）。

又据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条、万历四十年七月六日条记载，嘉兴亦有楼舫，一在南湖，一泊停于通越门外西津，为士大夫宴客之所。

清咸丰六年（1856）嘉兴画家顾梁绘《虹桥画舫图》，中有楼船正在演戏，岸上船上观戏者数以百计。这幅画形象地展示了“楼舫”、“楼船班”演戏的情景。《虹桥画舫图》藏嘉兴市博物馆。

阮泉华撰《杭嘉湖水路京班史话》（《湖州文史》第6辑），记“搯船班”一节有云：

“清嘉庆初期，即1796年前后，杭嘉湖出现了一个叫‘十八个半演员’（十八个演员加上管事）的‘搯船班’……演出以对子戏、小武戏为主，如《小放牛》、《三叉口》、《双官诰》、《海潮珠》、《汴梁图》、《杀庙》、《汾河湾》、《白兔记》等。腔调以徽调、昆腔、梆子为主。他们的演出都在白天进行。平时演员的吃、住、行都在一条船上，称‘沙飞船’。形状与其他船不一样，船头呈方形，舱内很高大，人可站立，夜间睡觉，白天把船板向船两边一翻，就成了一个舞台。观者则在自己的船上或站立岸上看演出。”

阮泉华所记“搯船”并无顶棚上搭台一说，颇令人费解，姑且存之。“白天把船板向船两边一翻，就成了一个舞台”。这里所说的“船板”应是“舱板”吧，或者，这是一种极简易的戏船，只可表演一些小戏而已。

按：清乾隆年间的《古禾杂识》谓“船之大者曰沙飞”，可证嘉兴那时已有沙飞船。沙飞船又名沙船，是一种方头、方尾、平底，遇沙不易搁浅的货船，主要为清代漕运所用。“大号沙船长十丈，容官斛一千五百石”，“当时聚集在长江口内外的沙船多达三千五百只，清代海运往往雇募民船”（《中国古船图谱》，第（转下页）

我下面还会说到。总之，这种大船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所以听老辈说，我家在桃园也曾是墙门庄大户人家。到高祖父时，我家已无田地，大概已经沦落了。高祖之上是否唱戏，不得而知。

高祖父卞三庆成年时，已经是嘉庆末年，他二十来岁吧，那时，桃园有不少人唱徽班（徽腔），兼及昆腔。有生意时唱戏，无生意时则利用船搞运输，主要运输蚕茧和大米、麦子、高粱、花生等农产品。卞三庆从小拜谁人为师学唱戏，已经无法知道了。他大约在道光初年摇着那



卞家班晚辈留影，右一韵良，中韵声，左堃林，后立者堃荣

（接上页）198—199页）。

嘉兴《戏曲志资料》（第9期，1986年8月16日）刊徐世富《水上舞台》一文：“据我了解，嘉兴水舞台常见在三十年代，抗战后就已没有了。每年农历四月（某日）为木行业祖师（鲁班）诞辰，有嘉兴木业震泰牲的来介眉先生召集木行同业邀请杭嘉湖最优秀戏班来演出，该台设在木行附近运河中，四乡八镇农民纷纷赶来欣赏。按当时习俗，凡雷祖诞生日、荷花生日、七月初七，均需搭水上舞台演戏（都在南湖）。”徐文介绍“水上舞台”是由两条或数条乌篷船合并，用杉木、毛竹、台板、铁环、绳索、撬棍等，在舱篷顶上搭一平台供演出，俗称“擂台戏”。

徐文所说的“水上舞台”，和顾梁《虹桥画舫图》中画的“楼船”绝非一回事。而卞韵良先生记叙的擂船，我推测很可能是由沙飞船改装的。清代，沙飞船船主多系长江以北富民，而卞氏祖上为“墙门庄”，应该有能力拥有此种大船，船装置为两层，如楼船。戏行中和民间惯称擂船，或者正因水路京班多演武戏，观者看艺人演戏如打擂台比武，遂有这一说法也未可知。

条大船离开老家，由运河漂泊到苏州地区的慈墓。在慈墓和甬直^[3]之间，有一个小地名叫老庙的，高祖父在那里安了家，搞运输、唱戏，积攒了一些钱，置了几亩薄田，后来还经营航船，从老庙摇甬直，运送乘客和货物。高祖父在老庙定居，所以我家的祖坟在老庙。

高祖父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卞一中，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唱小花脸，在慈墓、甬直一带很红。高祖父和曾祖父合作演戏，他们父子俩常演的剧目有《活捉张三郎》、《小和尚下山》、《吴汉杀妻》、《战宛城》等。其中《吴汉杀妻》、《战宛城》一直传到我父亲，已是第四代演这两出戏了。曾祖父娶的妻子是甬直人，娘家是卖小糜子糖的，这种糖长方一块，三四寸高，吃时用刀切片，入口甜脆，是甬直特产。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名叫卞老二，即我的祖父。某年，祖父生重病，请了好几个郎中来诊治，都找不出病根。曾祖父急了，他去东岳庙烧香许愿，说是毛病好了，他就送儿子到庙里剃发出家做和尚。后来，祖父的病好了，曾祖母哭着不让儿子出家，做了和尚，卞家岂不断了香火啦。曾祖父于是去逃难的难民里花钱领养了一个男孩，送到庙

[3] 慈墓，即陈墓。陈墓以南宋孝宗皇帝爱妃陈氏病歿葬于此得名。宋孝宗赵昚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二十二日诞生嘉兴，幼年选送临安宫中读书，为高宗赵构嗣子。隆兴元年（1163）即位，在南宋九个皇帝中是比较有作为的。陈墓古称锦溪，一九九二年恢复锦溪原名，属江苏省昆山市。“镇为泽国，四面环水”、“咫尺往来，皆须舟楫”。镇位于昆山西南隅，距周庄八公里。昆山为南戏四大声腔——昆腔的发源地，明清及民国初，这里的戏曲活动频繁，便于昆曲戏剧班社发展，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渐趋衰落。甬直，古镇，属江苏省苏州市。原称甫里，因唐代诗人陆龟蒙号甫里先生隐于此故名。明代村落聚集成镇，以镇东有直港通向六处，水流形态酷似“甬”字，改名甬直。镇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河网交错，桥桥相望，极饶水乡韵味。清末至民国时期，甬直以米市著称。叶圣陶小说名篇《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万盛米行”，即以镇上万成恒米行为原型。万成恒米行存储稻麦米豆的仓廩多达近百间，成为当时甬直镇及周围十多个乡镇的粮食集散中心。旧时代经济繁盛的市镇，多为江湖艺人比较容易生存的地方。

里赎回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卞老二，从小随我曾祖父学戏，他是唱花脸的，扮演判官最出色，在表现面部表情时，脸上的肌肉会抖动，眉毛眼睛跟着跳和骨碌碌地转。他还有一个绝技：掷旋牙笏。在舞台上表演时，把牙笏掷在地上发旋，一边左腿下蹲，右腿抬起，三下三起拾牙笏，而牙笏始终在旋转，等拾到牙笏，晃动几下，放在右腿靴尖上，那牙笏越转越快，观众看到这里都大声喝彩。祖父是在清朝咸丰或同治年间结婚成家的，顺便说一句，当时徽班唱戏饰女角的都是男旦，女的不准唱戏，只能在船上带孩子、烧饭。

祖父生有三个儿子，小名叫七斤、八斤、全斤（即十斤）。有一个寄子叫九斤，那是我大伯七斤妻子姨妈的儿子。七斤大名卞金奎，八斤大名卞银奎（即我父亲），全斤大名卞宝奎（即我四叔），九斤大名卞财奎（即我三叔）。祖父的三个儿子一个寄子，按年龄排列，正好是金银财宝四字。祖父还有一个女儿，排行在我父亲之上。除了卞财奎，金奎、银奎、宝奎从小由祖父请师父教戏，按照他们的天分，金奎学唱红生，银奎学唱文武老生，宝奎学唱老旦、彩旦。后来加入到我家戏班来的财奎，他学的是场面，吹拉弹唱。

卞金奎出道早，他在甬直老庙收有两名徒弟：周五宝、戴小毛。周五宝饰周仓、张飞，是唱“净”的；戴小毛演《活捉吕蒙》，他是武生，也唱“净”。这个时期是在光绪末年，应当已经形成卞家班，并且由金奎掌舵。

现在要来讲一讲我家祖传的那条大船了。高祖父从老家桃园带到慈墓、甬直的大船，可以在船上搭戏台，称播船班。戏台即在船的顶棚上铺木板，四周有半人高的栏杆，泊在岸边，观众从台的三面都可以看到演员的表演。戏台上面用木杆、毛竹、芦席搭棚，以遮蔽风雨。台正中挂一块匾，上写“德义堂”三个大字，这是我家的堂名。台两边门帘，帘上分别题字：出将、入相，演员从后舱登小梯由此上场下场。



这船上一共住十八个人。中舱最讲究的是天王铺、地王铺、人王铺、和王铺，合起来“天地人和”，恰好是四张牌九。中舱接着还有六个直统铺，比较次一点。前舱也是六个直统铺，那是跑龙套、做下手的睡的。后舱是船工睡的地方。船艄有缸灶、菜橱等，以供烧炊。我家过去称“墙门庄”，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戏船！衣箱、道具，都是放在舱底的。开码头出去唱戏，这船载着演员，顺着河港缓缓行驶，到了目的地，戏班船停泊在水边，等候开锣唱戏。水路京班大概就是这样叫出名的。像我家祖传的这种船棚顶上做戏台的大船，我在杭嘉湖从未见过。这船由高祖父传下来，到我祖父卞老二时，因买了几亩田，盖了几间房子亏了钱，便把大船变卖抵债，换置了一条挡板船。^[4]挡板船虽然比播船小，但供戏班使用也足够了。挡板船的前舱拆去棚，可以放六七只衣箱，衣箱长一米三十公分，宽七十公分，高一米。衣箱的箱板上写有戏班的名号。挡板船的中舱和房舱可以睡八九个人，房舱有门可以关闭，内置一张双人铺，专供班主夫妇睡觉的。后艄是摇船的船工住的，有顶棚遮蔽风雨，白天摇船，晚上睡在后艄舱里。祖父的戏班人不会多，就这么一条挡板船嘛。

再说老庙这地方，因为有一座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很大，有十座大殿，什么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到十殿转轮王之后才是东岳大帝。庙门口有一棵四五个人合抱的大树，做买卖的人多在大树下设摊，形成集市。这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进大门望着左右两个黑白无常，戴一顶高帽，黑无常帽子上写“一见生财”，白无常帽子上写“天下太平”，手里拿着蒲扇、纸伞。东岳庙有戏台，每年农历

[4] 挡板船，船头平阔，两侧装置挡板，船舱亦装置挡板，半人多高，顶上覆黑油漆竹篾篷。船舱设玻璃窗左右各一扇，舱中横一榻，可坐可卧；榻前设小桌，供数人围坐喝酒吃饭。船艄架芦席或竹篾方棚遮蔽风雨，配一支大橹，有茶炉，并艄两舷也都装置挡板。挡板船是游船的一种，一般可载客十数人。